



1961年拍摄毕业照，第二排正中为冯沅君，右为陆侃如，右六为照片提供者郭同文。



冯沅君全家福，二排左二为冯沅君，后排右一冯友兰，左一冯景兰。国立山大的陆侃如聘书。

不才间度此生

世之道

教书育人人的偶像
边教学边研究，被奉「女神」

国立山大带给冯沅君和陆侃如的，不仅是平静，还是富裕。不过，没有子女，生活索求不高，吃在学校，住在学校，两人花销甚少。冯沅君持家的节俭，在当时也是出了名的。

在见到冯沅君之前，严蓉仙印象中的冯先生风流不凡，打扮时髦，因为这是冯沅君给女高师的同学们留下的印象，也是严蓉仙心目中典型的女教授形象。然而，当1954年第一次见到冯沅君时，她告诉记者：“大失所望。”她把感想告诉了学校的同事们，他们非常淡定，问她：“你看到她篮子里的小秤了吗？”原来，东方市场内有些小商贩时常缺斤短两，政府设置了公平秤，冯沅君嫌麻烦，自己买了杆小秤放到篮子里，维护权益。不仅如此，她的内衣不是用陆侃如的旧内衣改的，就是用白布自制的，袜子也补了又补。很难想象这样的大教授，竟然生活得如此“寒酸”。然而，当学校有需要之时，冯沅君和陆侃如会非常慷慨。

1948年，“在‘八·十五’的黑色之夜，山东大学十多名学生被捕入狱，形势紧急”，为了营救被捕者，“陆侃如、冯沅君当场拿出了刚刚领到的全部月薪。两位先生的捐款几乎占到了全部捐款的一半”，严蓉仙女士说，1950年，为了支援朝鲜前线，冯沅君、陆侃如捐了大部分积蓄一万万元（旧币，相当于后来的一万元）。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。另外，他们还带头购买公债，多次受到表彰。

这几年也是冯沅君、陆侃如人生中一段黄金岁月，他们的日子过得既忙碌也辉煌。陆侃如是学校的副校长，学习、会议、工作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忙里偷闲还在著书立说。冯沅君一向不愿出头露面，她当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，一面埋头搞学问，一面努力教学。不过，她的特殊身份和社会知名度，使得她不可能避开外界的关注，担任多种社会职务，如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、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、山东省文联副主席，虽然都是担任副职，但她事必躬亲。1954年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冯沅君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不过，她最看重的，也是学生最难以忘怀的，还是作为教授的冯沅君。吕家乡记得，“冯先生对我们说：我自己没有孩子，很喜欢跟年轻人接触，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谈谈。”“她说她给自己拟了一副对联：是非是外求其道，才不才间度此生。我还记得她对下联的解释：自认为是个平平常常的人。说我有大才，那是瞎吹；说我一点才也没有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，就处在有才和无才之间吧。上联按我自己的理解，是说要在是与非之间分清界限，探求真理”。（《大学者冯沅君的几件小事》）

应该说，这一个时期，是冯沅君精神上最为愉快的时候。她把自己作为老师最美好的一面，深深地印在了一批学生的心里，成了学生心目中不折不扣的“女神”，“特别是女同学，都在楼道里争着一睹冯先生的风采”，郭同文教授说。她提携后学同样不遗余力，袁世硕是冯沅君的得意弟子，为了让他留校，她不但积极活动，还在门口等了几个小时。此后，袁世硕成为冯沅君的助教，留校山大，在恩师的点拨下，走上古典文学之路，88岁的他，如今成为山大的终身教授。

平静的日子没有一直伴随冯沅君的后半生。1957年，陆侃如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“右派”，1958年，她和陆侃如随山大迁往济南，封闭交际，在古典文学中寻求安宁。她笔耕不辍，在山大期间，与陆侃如先生一起完成了修订本《中国文学史简编》《中国古典文学简史》以及《历代诗歌选》等。“文革”时她身体每况愈下，陆侃如入狱的岁月也给了她前所未有的挑战。1973年，历经风雨的冯沅君倒下了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，她终于得到了悉心照顾，可是，一切都晚了。1974年，冯沅君突然跑到护士办公室，要给他们讲《南戏拾遗》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仍心系讲台。这年6月17日凌晨4时，冯沅君去世，未能完成从1925年到1975年工作50年的夙愿。四年半后，陆侃如追随妻子而去。他们留下遗愿：将藏书和数万元存款全部捐赠给山东大学。

《冯沅君传》作者严蓉仙：

冯先生前后反差太大了！

严蓉仙，冯沅君得意门生袁世硕的夫人，拥有陆侃如先生赠送的冯沅君出版书籍、手稿、信件和照片。于1998年5月动笔为冯先生书写传记，历时九年半完成。

近日，记者电话专访了严蓉仙女士，一提到对冯沅君的印象，她冲口而出：落差太大了。她反复提到1954年第一次在山大见到冯沅君时的印象，“当时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回到学校，向全体师生传达人代会精神。主席台上的冯沅君穿着一件蓝色列宁装，戴着一副滚圆的黑边眼镜，看上去很像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。后来我又在大学路东方市场附近遇到她，挎着个篮子，里面矗立着两只莴笋，这次冯沅君的装扮“更土气了：头发也不像那天在台上时整齐了，深蓝的士林布大襟上衣，黑布裤子，黑布鞋子，走路还一摇一摆的，就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形象”。然而，翻看刚来山大的旧照，冯沅君打扮得体，着浅色旗

袍，头发过耳，气质端庄。“我访问过冯沅君的同学程俊英教授，她的印象与现状大相径庭，‘冯淑兰这个人好时髦好特别，烫着头发，穿着旗袍，而且还有段有名的恋爱史！’在青岛几年的转变，让严蓉仙觉得应该是冯沅君自我改造的结果。而陆侃如则不同，“穿着入时的大衣，戴礼帽，意气风发”，因而，陆侃如在印度回来给冯沅君带来一条彩色印度绸方巾，冯沅君不敢戴上街，让陆侃如很不满。

严蓉仙女士说，冯沅君和陆侃如家里还有个老妈，“是陆侃如父亲的小老婆，年龄比陆侃如还小一些，山大到济南以后，他们还把户口落到了我家”。这位老妈带着个小男孩跟着陆侃如住，小男孩是陆侃如的弟弟，冯、陆待他如儿子一般。他们供养弟弟上学，小妈负责照顾两人的饮食起居。后来这位老妈在特殊年代被迁回原籍，他们还时常寄生活费给她。

当年的学生郭同文：

有众多“粉丝”追随着她

郭同文教授，出生于1935年，1953年考入国立山大，曾师从冯沅君，毕业后留校山大，后任青岛大学教授。

提到恩师冯沅君，郭同文印象深刻的是她家里的藏书，“1955年春天，她给我们上课，我当时是学习委员，去过她家交流学习情况。她住在鱼山路36号，右手边的两层小楼里，记得被一片竹林围绕，环境很美。她家上下两层，有一层专门藏书，书架很高。我一进去就被震撼到了，而且大部分是线装书，其中有《昭明文选》10卷等，上面加盖冯、陆的藏书章”。

郭教授记得，课堂上，冯先生声音洪亮，不像陆侃如那么口若悬河，但声声入耳，虽然当时她身体不好，经常咳嗽，但不快不慢，发人深思。一时兴起，还会用古调朗诵诗歌。“记得她讲元杂剧，特别提到《西厢记》，称这是部珍宝，但王实甫的名字却非常寂寞。她分析研究了王实甫的生平，明明自己已经考证出来，却不时地引用别人的意见，非常谦虚”。在郭同文上学的时代，古典文学教师队伍堪称一流，高亨、萧涤非、冯沅君、陆侃如、黄公渚等。但最受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欢

迎的，竟是冯沅君先生。

“她上课的时候，女同学们都想找她，她开会，也一路跟着，不亚于现在的追星。经常有学生在楼梯口等着看她，每次遇到，她都会冲着他们笑一笑”，郭同文教授记得，“在楼梯口等偶像的队伍中，有个叫吴长华的女同学，非常喜欢冯沅君。一年，她的学年论文主题是关于《牡丹亭》的，指导老师恰巧是冯沅君，可把吴长华高兴坏了。要知道当时冯沅君已经不教本科生了，但她对吴长华的指导还是认真仔细，每周都让吴长华到她家，准备好糖果和茶水，帮她分析论文”。这一经历让吴长华受益匪浅，在这过程中她了解了冯沅君与鲁迅的交往，以及鲁迅对冯沅君的培养，于是写了不少相关文章，而后成为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。“还有个叫陈祖美的女同学，喜欢冯沅君，遗憾没有得到冯先生的指导，后来读研究生，她的论文指导老师是陆侃如，得以目睹偶像的风采。后来，她成为李清照研究专家”。而郭同文本人得以留校，也是恩师黄公渚提出，萧涤非和冯沅君同意的结果，他对冯先生充满感激。

老邻居、萧涤非三子萧光乾：

老教授晚景较为凄凉

萧光乾，1946年出生，退休教师，萧涤非的三子，在山大一直与冯沅君做邻居。

萧光乾先生向记者回忆说，在鱼山路36号，他们两家就住在一个院里，因为萧涤非先生也是1947年回的山大。同样研究古典文学，可谓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只是因为萧光乾先生当时还是孩童，“只知道调皮捣蛋，不记得冯沅君先生在那里的场景”。1958年，随山大迁到济南，萧涤非家与冯沅君家住在一栋楼上。“当时的山大周围是一片庄稼地，冯沅君和陆侃如有时会出去沿着大路散步。一天，陪父亲出去散步，大老远看到他们两口子在争论什么，走到跟前后，我爸问他们，你们俩争什么呢？冯先生回答说，侃如非说你带的是老二，我说是老三，结果还真是老三。这两口子，在外人看来是老学究，其实生活中很有情趣”。

冯沅君给萧光乾的印象是谦虚，

认真，“见到我母亲都是‘黄先生’‘黄先生’地称呼。每次他们相约，父亲说你不用来，我家住三楼，你小脚爬楼不便，我去找你。可她还是坚持过来。而且他们讨论问题从不跨界，非常尊重别人在专业上的成就”。

山大的几次搬迁，苦了身体状况欠佳的冯沅君，也让萧光乾感慨万千。1959年，山大宿舍搬到新楼时，虽然陆侃如已经被撤去山大副校长的职务，但还能教课，所以彼时的他精神还不错，和冯沅君一起将家具运到新宿舍，“当时用的是马车，他坐在马车上，跟着嘚嘚地搬家，还很欢快”。然而，1970年，山大文科合并到曲阜师范学院后，搬家就只能靠冯先生一人了，因为陆侃如已经入狱。“她背着个背包，戴着草帽，拄着拐棍，颤颤巍巍地一个人去车站，我看着很辛酸。这么个大学者，无儿无女，搬家就如逃难一般，丈夫还在监狱里，很苦，她后来得病跟这个有关系”。